

尚志學會叢書

笑之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尚志學會叢書

法國柏格森著
張聞天譯

笑之研究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尙志學業
笑 究

死必印翻權者有電助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回每册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法國柏格森

譯述者

張聞天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Shang Chih Hsue Wei Series
LAUGHTER

By
H. BERGSON
Translated by
W. T. CHANG

1st ed., Dec., 1923 2d ed., Aug., 1927

Price: \$0.6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譯者序

本書法文名 Lerire 英人譯爲 Laughter，我人現譯爲「笑」，原爲柏氏在巴黎有名雜誌 Revue de Paris 上發表過的三篇文章，後經作者修改一過，印成單行本。在法國流行頗廣，且俄、德、英、波蘭、瑞士、匈牙利、日本都有譯本。譯者對於法文尙無門徑，故只能依 Cloudesley Brereton 及 Fred Rothwell 二人合譯之英譯本而譯之。英譯本由柏氏親自看過，想不致錯誤。但經我重譯之後，我就不敢說完全沒有錯誤了。海內學者如肯賜以指正，則不勝幸甚。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譯者誌於上海。

笑之研究

目次

第一章

普通的滑稽——形式與動作中的滑稽——滑稽的外漲力……………一

第二章

境遇中的滑稽元素與言語中的滑稽元素……………六五

第三章

性格中的滑稽……………一三〇

笑之研究

第一章 普通的滑稽——形式與動作中的滑稽——滑稽的

外漲力

什麼叫做笑？可笑的根本原素是什麼？在滑稽家的扮鬼臉，字句的遊戲，諷刺文中的雙關語，與高等滑稽劇的情節中，所共有的根據是什麼？我們用何種溜淨的方法，把加香氣於各種製品上的精料取出來呢？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大思想家都曾想摸捉這小小的問題，可是這個小小的問題，却善於逃避，且對於哲理的思索發為嘲笑。

但是我們研究這個問題，不可把滑稽的精神囚入於一個定義之中，即算了事。我們終要當他為活的東西。無論他如何蔑屑，我們亦要把對待

人生的敬意對他。我們該仔細留心他的生長和擴大。我們可以看見他的潛移默變，從此形式到彼形式，終成了最奇特的變形。凡我們所看見的，我們都不輕視。萬一因此長時期的接觸，我們可以得到比抽象的定義更圓活的東西，像和同居友人的熟悉一般。亦許我們於無意中所到的熟悉竟是有用的。因為滑稽的精神雖在各種畛形中，有他自己的邏輯。他在其癡狂中有方法。他即在夢境中亦可以喚起社會全體所能接受所能理解的幻像。這麼說來，他豈不能對於人類的想像作用上，尤其是社會的，集合的，羣衆的想像作用上，有所啓迪麼？他是實生活底產兒，藝術的親戚，豈不能關於生活與藝術有所告訴於我們麼？

開頭，我們作三種觀察，是我們所認為基本的。此三種觀察與滑稽本身關係少而與搜求他的界限則關係反大。

(二)

第一點所應該注意的，是滑稽不能離人的範圍而存在。一種風景或是美麗的，姣好的，偉大的，或是平凡的醜陋的；但是決沒有甚麼可笑。你亦許對一隻動物發笑，但是只因為在這動物身上你發現了有幾點像人的態度或像人的表情。你亦許對一頂帽子發笑，但是在這種情形裏，你所笑的不是幾片氈和幾條麥稈，却是人所把他弄成的樣子真奇怪，這種重要而又單純的事實，竟沒有引起哲學家的大注意。有許多人稱人爲笑的動物。其實稱人爲被笑的動物亦未嘗不可；因為假如有其他的動物或無生命的物體亦同樣引起發笑，但總常是因為他們有幾點類似人——或因他的形像或因他的用法。

其次，同樣有注意價值的，即笑是與無情相伴。滑稽除非落在平靜的

精神上面，決不能產生效果。不關切乃是笑的天然環境，因為朗笑的最大仇敵莫過於情緒了。我不是說我們不能向引起我們哀憐的人或引起我們愛好的人發笑，但在這樣發笑時候，我們一定要有一個時期忘却了愛好，沈默了哀憐。在用純粹理知所組成的社會裏，雖決沒有哭，然尚有笑。但在與生命和諧一致的多情精神內，各種事情只依有感情而延長，由感情而反應，他們不曉得笑亦不了解笑。我們試在一個時候對於所做過的所說過的都感興趣，我們試想人動亦動，人感亦感，總之，儘量擴張我們的同情心至極度。則你可以把微屑的東西作為重要，並且使一切東西都有了色彩。

其次，我們如看人生如浮雲，則許多戲曲可以變成滑稽劇。我們試在跳舞場中停止去聽抑揚頓挫的音樂，則許多跳舞者立刻變成可笑。人類種種行為不受這樣試驗的，究能有幾？試把與行為相聯的情操之音樂與行

爲分離，則行爲不是立刻要從嚴肅轉到可笑嗎？所以要產生滑稽的效果似乎該把我們的赤心暫時麻痺一下，而訴之於單純的理知。

理知一定要常和其他理知接觸。這乃是第三種事實，亦應該注意的。你決不能領悟滑稽，假設你覺得你自己是孤獨的。可見笑需要反響的。試傾耳而聽，這反響不是分音節的，明瞭的聲音，乃是由此到彼反響不絕的，恰似山中的雷鳴一樣，霹靂一聲之後繼續響個不了。但這種反響不能永久下去。他雖能在隨意廣大的範圍內，但其範圍總是有界限的。所以我們的笑常常是團體的笑。你如在火車裏或者會客室裏就可以遇見。你可以看見許多旅客互相講談故事，所談的故事從他們的捧腹大笑上看來，一定對於他們是很滑稽的。假使你是他們同伴中的一個，則你一定亦要同他們一樣的笑；但是你不是，所以你亦沒有什麼可笑。從前有一個人，

家問他你爲什麼在牧師說教的時候，人人都下淚，而你獨不下淚，他回答道：『我不是屬於教區之內的！』此於下淚爲然，於笑亦何獨不然。笑無論如何像是自發的，然總是暗中和其他的笑（或實或虛）相祕密結合，有時竟與其他的笑同謀。平常人常說，戲園子裏看客愈是充滿則其發笑愈不能自禁，亦是這個道理。並且有許多滑稽不能把他從甲國的語言翻譯成乙國的語言，因爲他們是由特殊社會的風俗和思想而來的。但是有許多人不懂這二種事實的重要，竟把滑稽當爲娛樂心神的好奇東西，並以笑的本身爲奇怪，孤獨的現象與人類的活動沒有甚麼關係。因此，以滑稽爲觀念間抽象關係的定義如「知的對照」「可覺察的謬誤」等，縱使對於滑稽的種種形式全能適合，却一些不能說明爲什麼滑稽可以使我們發笑。同是一個邏輯的關係，爲什麼旁的都和我們不生感覺，唯有這一個特別的關係被知

覺了之後，就要使我們的四肢震動，朗笑不止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從這一方面進行。要了解笑，我們一定要把他安放在他的自然環境內，就是社會；並且尤爲重要的是決定其功用，這功用的性質亦是社會的。這就是我所採的方針了。笑必定是應付公共生活中的某種需求，他必定具有社會的意思。

現在我們再把此三種初步觀察的交叉點清清楚楚記出來。無論甚麼時候，假如一羣人的注意力集中於其中一人的身上，把情緒沈着而只使理知用事，滑稽就可以發生。但是我們現在要問，他們注意力所集中的是什麼特別點，並且在這裏理知的功用是什麼呢？要解答這些發問，就非更密切接近這問題不可。但最初有幾個舉例是不可少的。

(二)

一個人在街上奔走，失足倒了，在旁邊的行人一定要鬨然大笑。我想，假如他們知道這個人是故意忽然倒在地上的，那就不会笑他了。他們笑他，因為他是不由自主的跌倒。所以笑底發生並不是由於態度的忽然變化，是由於這變化中底不自由，即事實上由於他的蠢笨。或許是由於路上有石子等類的障礙物。他應該避開或超過他。但因為他的缺乏收縮力（Elasticity），因為他的不留意和身體不靈捷，總之，由於他的固定性（Rigidity），或情勢（Momentum），所以境地雖要求應變的動作，而筋肉的動作方法仍是不變。這是此人跌倒的緣故，亦是人家笑他的緣故。

又如有一個每日生活極有規律的人。設有惡作劇者把他周圍的秩序都擾亂了。及至那人歸來後，他寫字時浸筆入墨水瓶內則蘸到的不是墨水却是污泥，坐下的時候自以為是坐在椅上，而不知倒在地上。在這種

情形裏，他的行動都是昏亂的，和墮在霧裏一樣了，但推求他的原因，還是處處由於他的情勢。習慣推着他動：現在所需要的就是防止這習慣的動作，或改變這個動作。但他既不防止又不改變，同機器一樣在一條直線上繼續行動，所以就吃了虧了。這個犧牲者和那個在街上跌倒的人是相同的——他的所以可笑是因着同一的道理。在上例二種情形內，可笑的元素是由於某種機械的固定性。而我們所希冀的，乃是人類清醒的順應力與活潑的柔軟力！這二種情形中只有一個不同點，前者是自己發生的，後者是故意得到的。在第一例，行人只是旁觀，在第二例，則有惡作劇者實主其事。

上述二例，都是借了外界的境遇以產生結果的。所以這種滑稽是碰巧的，是表面上和人相接觸。但怎樣可以深入人心的內部呢？到了不必借着事機的湊巧，或人物的弄乖等障礙去顯出機械的固定性，只要用自然

的手續就可以從自己的儲藏室內汲出源源不絕的機會來顯示他的存在的時候，這必須的條件就完具了。譬如我們想像一個心，像合唱中的一個落伍的歌聲一樣，是常常想剛才過去的事，而不想當前正在進行的事。我們試把某種理知與感官的遲鈍想像一下，就可以顯出我們繼續在看已看不到之色，聽已聽不到之音，說已過時機的話。簡言之，我們不去把行為湊合那現在的實際，却去順應那過去的追想的境地。在這個時候，滑稽就隱然見於人之內部。凡供給材料與形式，原因與機會，供給一切滑稽原料的就是這個人。那麼滑稽作品的著作家，借着描寫「心不在焉」的人，啓發無窮的諷諧——因為「心不在焉」正是我們上文所描寫的性格——果真是可驚的事嗎？拉布魯炎爾（La Bruyère）找到了這一種的人物，並經了分析以後，就自以為得到了包產滑稽效果的良方了。可是實際上他未免有些過度

的地方，可是他描寫馬那兒格 (Ménalque) 未免太仔細太冗長並且離開本題太遠，他把這題目看得太容易了。誠然，『心不在焉』不是滑稽的真正泉源，但與那從真正泉源直流下來的連續的事實與空想相接連，則可斷言。總之，我們可以說「心不在焉」就是笑的流域中很重要的一個。

「心不在焉」所產生的效果，是可以增加強力的。有一條普通的定律，其第一例正是我們剛才說過的。現在我們且把他形成下面的公式：某種滑稽的「果」有某種的「因」，我們愈把這「因」當爲自然，則其果之表現愈覺滑稽。我們現在所見的「心不在焉」事實雖極簡單，但已足發笑了。假使我們能親見他的發生與長成，假使他的起源是我們熟識的，他的一生歷史是我們能再造的，那麼「心不在焉」的可笑，一定更甚於前。請舉一例以爲說明：今有一個非戀愛與義俠的理想小說不看的人。久而久之，他的

思想與意向漸漸傾向於他所醉心的佳人武士，甚至在青天白日之下，我們也可以看見他在人羣內行走，與夢行者無異。他的行為已經錯亂了。但是他的錯亂可以追溯到一個積極的原因。他的錯亂，不是單單不用心所致；乃由於用心於極固定的，想像的情境所致。顛仆自是永永的顛仆，但因為只望了前面走而掉下井裏的顛仆，與要跑到星球上而掉下的顛仆，是完全不同的。唐克脫（Don Quixote）所凝視的當然是個星球。但就心思過於傾向了浪漫的和烏託邦的理想以觀，其中滑稽的元素，何等的深刻！然而你若再把「心不在焉」觀念，作為媒介物，那末，你就可以看到深刻的滑稽，與膚淺的滑稽，相融合了。誠然這些玩想的狂熱者，這些風狂而又理性如此充足的人，當其彈奏着我們的心弦，撥動了我們內部的機關，而使我們發笑之時，他們的功用正和一個笑柄犧牲者和一個街上跌倒的人一樣。他